

軍  
中  
文  
學  
精  
銳  
展  
示

華藝出版社 劉亞洲 著

你渴望了解：血火迸濺險象環生  
的戰爭風雲嗎？你憧憬堅韌而  
沉重平凡而輝煌的軍旅人生  
嗎？你對博大而深邃敏感  
而多情的軍人的心靈世  
界有興趣嗎？請傾聽  
來自12位軍旅作家  
心中的吟唱



劉亞洲：1949年生，安徽  
人。1967年參軍，後考武大英  
文系，獲碩士。1971年中越作  
戰負傷。1975年被美國斯坦福  
大學東方語言系聘為客座教  
授，任教兩年。返國後仍在軍  
中供職。國際筆會會員，中國  
作家協會會員。

# 攻擊 攻擊 再攻擊

中國當代著名軍中作家精品大系

ZHONG GUO DAI ZHU  
MING JUN ZHONG ZUO JIA JING PIN DA XI

線 色 風 景 道 邊 獨 吟

# 攻擊 攻擊 再攻擊

劉亞洲 著

華藝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24 号

书名: **攻击攻击再攻击**

---

作者: 刘亚洲

出版: 华艺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化工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 183 千字

印张: 9

版次: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

书号: 7—80039—878—1/I·384

定价: 6.50 元

##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在小平同志文艺思想指引下，军队文学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众多老中青作家以饱满的激情、新颖的手法和独特的文学样式，讴歌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颂扬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人新事，创作并推出了一批在当代文学史上极有影响和价值的文学佳作。为展示军旅文学的新景貌，我社将出版由王蒙、徐怀中、冯骥才主编，冯牧作序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该套丛书首批选用了12位作家的创作精品，每位作家一集，每集20万字左右，包括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和文学评论等几种主要文学样式。

为促进军旅文学创作，不断推出军中文学新人，今后，我们还将陆续出版军中作家的优秀作品，希望军内外广大文学名家和爱好者给予热情的关注和大力支持！

## 序

冯 牧

值此《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首批12种)即将问世之际,华艺出版社的同志们希望我能说点什么。我想,为军事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对我这个“老兵”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我的比较青年的一段时光正是随着人民军队迅速成长壮大的足音匆匆走过。戎马倥偬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雄奇壮丽的、虽然平凡但也给人留下了或美好或严峻的人生印记的历史时刻。在那个年代,我和我周围的许多人都曾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讴歌这支可爱的人民军队和她所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祖国建设事业。其中不少我所熟识的同志此后都成为了卓有建树的军事文学最初的拓荒者。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几十年来,我一直对军事文学保留了一份独特的深深的情感。

如众所知,五、六十年代之交,我国的军事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大面积丰收的辉煌时期。一批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部队作家写出了一批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画卷的长篇小说,并以其激昂的旋律、饱满的情感和扎实的生活积累塑造了众多的

英雄人物形象，赢得了极为广泛的读者。它们不仅标志着当时军事文学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而且还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当时整个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准。这些作品虽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和历史进程所造成的思想局限性，但今天回想起他们当初的巨大影响来，仍然是令人激动和难以忘怀的。这些军事文学的拓荒者的业绩及其创造出来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传世之作，毫无疑问地将成为重要的篇章永远记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中。

但是尽管如此，凭心而论，纵向比较而论，军事文学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发展与繁荣却是在新时期中得以实现的。这不仅表现在创作队伍从量到质的大幅度的提高——一批老作家重振雄风，宝刀不老，笔耕不辍，精进不已；一批新人更后来居上，青胜于兰，给军事文学贯注了勃勃生机和逼人锐气，借用一位军旅评论家的话来概括，到80年代中期就已然形成了“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联手作战”的鼎盛格局。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另一方面——在反映军旅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表达技巧的多样和创新方面，都挣脱了许多羁绊与桎梏，较之五、六十年代有了不可比拟的革命性的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事文学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取代的组成部分。并为整个新时期文学的进步作出了令人钦敬的重要贡献，屈指算来，新时期军旅文学至今已走入了它的第15个年头。当此之际，华艺出版社以一种战略眼光和气魄隆重推出以活跃于这十余年间的一些作家作品为主体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

家精品大系》，我以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它既是对新时期军事文学优秀成果的一次系统回顾，更是对老中青三代部队作家中坚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仅从首批12种书来看，这一特色已十分明显，既有三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又包括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等主要文学样式。（说到文学评论，我不免要多说两句。由于评论“市场”小，目前所见到的各种“丛书”一般都少有收入“评论”者。因而华艺此举更见其不俗，一是编者动机不纯然为了“经济”效益；二是编者眼光独到，正如主编之一徐怀中所言：“不妨说军事文学批评与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称的‘两翼’格局，至少理论批评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翼。它对新时期军事文学进军所起到的呐喊鼓吹、推波助澜以至点拨引导的作用是谁也不能抹杀的。”）总之，这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在军事文学发展史上，称得上是一项创举，也是一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我相信，这一艰巨而繁难的创意与劳作是一定会得到回报的。

我说的“回报”决不仅仅是指的“经济效益”——虽然这在目前很重要，甚至被一些人夸大到了唯一价值尺度的高度。唯其如此，我才更加赞赏“大系”的选择。在商品经济成为当今的时代大潮之际，严肃的文学事业更需要严肃的出版家的理解与支持。“大系”的适时出版，从最切近的意义看，无疑将可能在稳定与激励军事文学创作队伍的军心和斗志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加速当前军事文学的艰难启动，从而早日走出人们所忧虑的“低谷”进入新的足以使一切有志向的作家们纵横驰骋的开阔地带。

不久前，我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讨论会上针对当今文人“下海”现象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与其下海，不如

攀登”。在此，我想以一个部队的老兵和一个文学战线老兵的双重身份，重提一遍这个说法；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攀登军事文学的珠穆朗玛峰。并愿以此和一切有志于中国军事文学事业的朋友们共勉。

一九九三年八月于北京寓所



## 作者的话

这些年干别的事多了，文学做得少了。没新酒，翻旧瓶。心有余悸，愧对莫言、苏进。

一九九三年五月

# 目 录

出版说明 .....	(1)
序 .....	冯 牧 (1)
作者的话 .....	(5)
人与牛 .....	(1)
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 .....	(18)
秦宫月 .....	(49)
将军泪 .....	(78)
恶魔导演的战争 .....	(91)
这就是马尔维纳斯 .....	(136)
关于格林纳达的对话 .....	(184)
攻击、攻击、再攻击 .....	(211)

# 人 与 牛

—

今年四月的一天，我陪同著名作家冯牧到美国田纳西州州立监狱参观。

全部电脑控制。绝对现代化。就连那些卫生设备，我敢打赌第三世界的高级干部们也未必见过。主人自豪地说：“犯人住进这里，从肉体到精神，百分之百舒适。”我不信，要求找个囚犯谈谈。主人说：“任你找！”

这一找，竟找出一个故事。

走过一间间牢房，我如狱卒般地巡视着那些泼了墨的脸——统统是黑人。“非找个白的。”我暗想。于是，当我看见第一张白皮肤时，停住了。

“这一个。”我说。

门开了。

第一印象：他好丑。老说白种人是上帝最精心塑造的，怎么这个白人竟丑得那样惊心动魄呢？不必细细形容了，那不美。他是半个猿，余下的由你去想象好了。

“你叫什么名字？”

“安德鲁。”

“今年多大了？”

“十八。”

“被判什么刑？”

“两次无期徒刑。”

好家伙，两次。而生命于他只有一次。那是不赦的罪呵。

“罪名呢？”

“谋杀。”

## 二

“安德鲁，笑一笑。”在学校门口，一群比安德鲁高半个头的大同学围住了他。

他不能笑。他知道自己笑起来有多么难看。他曾经对着镜子笑给自己看，竟吓得逃开。又折回，砸烂了镜子里的那张脸。

然而，现在他心里确实想笑。

“这一天终于到了。”他悄悄地对自己说。

今年他十五岁。据说华盛顿就是在十五岁时扇了他母亲一个耳光子。杰弗逊对全班女同学大喊“只要我愿意，我把你们全娶来做老婆”的时候，也是十五岁。

许久前，他暗暗发誓：到了十五岁，人要再欺负我，我……我就欺负人。

丑陋一定是一种罪恶，要不，为什么他在这个世界上受到的待遇比犯人还犯人呢？白天上街，他身边一堆人——围观的。夜晚上街，身边一个人没有——避开了。

学校更不用说了。美国学生的嘴巴是尖刻得出了名的。如果他们认为自己与他们不在同等的地位上，那一张张嘴准变成

刀子了。

家里也是冷的，甚至比学校还冷。妈妈死得早，爸爸与酒瓶子结了婚。当爸爸手中握着一只空瓶子的时候，便活脱脱地成了狮子。这头狮子在他身边咆哮了许多年。

他十三岁时，爸爸象赶牲口一样把他赶进了爷爷传下来的牲畜场（animal farm，即饲养牛、鸡、鸭或羊的农场）。牲畜场里有一支牛的军团。爸爸将二十头牛交给他。

“从小要学会干活儿！”

可是，爸，怎么总不见你干活呢？

从此他与假期、节日“拜拜”了。

一个月前，漂亮的新妈妈上门了。见面时，他笑了，她却差点哭了。

婚礼热闹得象打仗。爸爸发出了无数张请柬，大有把一州的人都邀来的架势。

他被锁在房间里——新妈妈的命令。

爸爸妈妈倒也罢了，连爸爸牲畜场里的工人也把他当作烂泥踩。除了每天开车接送他的司机约翰大叔对他还凑合，其余人见了，一张张面孔就象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似的。他们是爸爸脚下的泥，他又是他们脚下的泥。永世不得翻身了。

他盼着十五岁。那一天，他将猛然变成大人。

他终于盼到了。

“安德鲁，笑一笑。”

“你们笑一笑！”他忽然恶狠狠地说，还呲了一下牙齿。要咬人啦。

下雨了，是拳头雨。

鼻子发热。一抹，一手红。他仰望那些面孔，心里发狠：

你们高，打不过你们，但天底下总有我打得过的。

拐过街角，迎面走来一个小女孩，比他矮半个头。他双手一展，拦住她。

“喂，你笑一笑。”他对小女孩说。

小女孩哭了。

这哭声是怎样刺激了他的雄心呵。

“笑一笑！你笑一笑！”竟是催促一般。

警察来了，左看看，右看看，一伸手便把他拎到半空。就凭他那副模样，准是钻垃圾堆的料儿。

警棍无情。这回他双手都抹红了。

进入十五岁的头三天里，相同的情形发生了四次，不同的是落在他身上的不单是警棍了，还有巴掌、皮带、鸡蛋和西红柿。

整个世界仿佛都串通起来对付他。

### 三

这天黄昏，安德鲁躺在牲畜场的大草地上。他的二十头牛懒懒地排成一道散兵线。太阳在西边挣扎着。那一片草地在熊熊燃烧。

他心里也在燃烧。

十五岁前，权且当撑着一具空空的躯壳吧。十五岁了，一腔血都该澎湃了，可竟没有一个能够泼洒的地方。

一股热哄哄的气息在吻他。他睁开眼。一双混浊而和蔼的眼睛凝视着他。母牛戴安娜又来亲近他了。

这头以英国那个令全世界倾倒的王妃的名字命名的母牛

有着—身极美的毛发，且又壮硕，令公牛们无条件地倾倒。一天到晚，它身边总是围着许多雄赳赳的追求者。只是它太温顺善良，经常被那些家伙骑在背上。

安德鲁望着戴安娜，心里突然腾起一个念头。他眼睛亮了。

我说过，天底下总有我打得过的。

他—跃而起，对牛伸出一个指头。

“牛笑笑。”

牛笑不出来。

“笑—笑。”

牛仍然无动于衷。

“你再不笑，我就打你啦。”

牛反而把它的头伸过来。

啪。巴掌劈了过去。是如此有力，他甚至听见了风声。

母牛哞哞地叫了两声，没有动。

又一巴掌。整条胳膊都抡圆了。

牛依旧站着。他打痛牛了吗？但他着实把自己打痛了，而且一直痛到心里。好熟悉的痛楚，见过面的。天天见。

幻象统治了他。此刻，他在攻击，可他觉得自己在被攻击。一下下，他的拳脚落在牛身上，却怎么和扎扎实实地落在自己身上的感觉—样？

他左右跳跃，出拳如闪电，嘴中还喃喃有声，饶有拳王阿里的风采。的确，他是在厮杀了，至少是在想象中厮杀。敌人是一头牛么？哪里。他在与那些伤害了自己的人—总算账哩。

—种莫名其妙的快感袭来，刷地—下逼出了他的眼泪。夕

阳映照着他的脸。泪水加汗水再加从嘴巴里淌出来的口水，宛如有人当头浇他一大盆。一张闪闪发光的脸。

一刻钟后，他全身的力气耗完了，只有一颗心却象刚刚上足了发条，突突突跳动，满蓄着激情。他伏在草地上大哭一场，把激情出售给眼泪。

#### 四

当他想收住脚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他从牲畜场回来，饿得直想把空气抓进嘴里嚼一番。现在他在牲畜场的工作充实而愉快。母牛戴安娜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从第一场厮杀到现在有十天了，他又厮杀了十次，胜利了十次。

每次回家，头一件事就是到厨房里找吃的。可是今天当他推开厨房的门，却被人当头打了一棒。

爸爸和第二个妈妈正躺在厨房的地板上打滚，象藤条似地紧紧缠在一起。他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小学五年级时他就在老师的黑板上看过一模一样的图片。“那是人世间最惊心动魄的风景。”老师说。惊心动魄，一点不假，眼前的情形简直象一场暴乱了。两性相悦何尝不是一种暴乱？

他返身退出。退得出的是身子，退不出的是什么？

妈妈尖叫起来，声调有些惨。

爸爸大骂：

“狗杂种！”

他刚刚回到自己房间，爸爸就冲了进来。爸爸的大手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几乎是将他脚不沾地地拎到那女人面前。现



在他叫她女人了。女人在哭。哭泣的女人显得愈发好看。爸，我明白你为什么把厨房地板当作你们的床。

女人说：

“替我狠狠揍他的脸！”

爸爸的每个巴掌都是一丝不苟的。

女人命令：

“踢他！”

爸爸的脚步飞舞着，完美得象马蹄子。

“叫他跪下！”女人叫道。

他觉得爸爸差不多要象士兵那样高声喊出“是”来。

女人在冷笑，依然显得很美丽。爸，你准是为了这一点才卖力至此吧。此刻，他只有使劲去想那个奇怪的念头才会觉得心里好受一些：再美的女人，也得大便。天知道这想法是怎样钻进他脑子里的。

他在床上躺了两天。第三天，他仍很虚弱，但对戴安娜的渴望把他从床上拽起来。约翰大叔的车驰向牲畜场时，他手心痒得厉害。

然而，当他远远看见戴安娜时，冲锋的激情忽然冷却了。老是以一种方式去陷阵，大胜又何足道？

他转身走了。

第二天，他也未动。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他在等待。

终于被他等到了。

又是一个黄昏。戴安娜在草地上晚餐。一头公牛紧挨它站着，不停地用尾巴擦它的屁股。他屏息注视着。牛屁股也和人的样是禁区吧，要不戴安娜怎么老闭眼，而且一闭那